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四

元　李亷　撰

宣公

名接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在位十八年

左氏

注宣公文公之庶子母敬嬴敬嬴私事襄仲文公薨襄仲殺大子赤及母弟視乃立

周匡王五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

繼弑君不言即位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胡氏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𢘿於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

張氏

宣公皐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一惡無𢘿於同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氏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注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至不言公子者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公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役而再有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穀梁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畧之也胡氏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大子亦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

而後見故不書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辭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凡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鑑者也擧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案遂不稱公子三傳各不同胡氏從公羊姜不書氏左注與公穀不同胡氏及劉氏張氏皆從公穀哀姜去姜而書氏今此去氏而書姜哀姜之罪重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左氏納賂以請會注宣公立經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胡氏書

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御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極也而誅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張氏 文公世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公子遂為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案朱氏曰宣公簒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之使齊納賂以請會豈非私意起而反惑之驗即此事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

卒奔齊注克甲之子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胥甲趙穿不肯薄秦 公羊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穀梁 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胡氏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東騈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案放例三此年胥甲父昭八年公子招哀三年公孫獵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注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

子弑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胡氏魯宣篡立逾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簒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案平州書會與桓公元年會鄭伯于垂書法事情皆同

公子遂如齊

左氏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氏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并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

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强藩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氏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注取篡者賂當坐取邑穀梁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胡氏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隣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矣孟

氏極陳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葢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張氏桓公簒立而求援於鄭誘以許田宣公奪適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辠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案春秋内失地不書如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之類以其不能保先祖之土宇乃人君之大惡故諱之也獨以書齊取者已以賂齊非齊之強取也陳氏曰必有歸之也然後書故濟西書取讙闡書取亦適餘見僖三十一年○又公羊疏此以簒弑而賂齊罪重讙闡以侵奪小國而賂齊罪稍輕故此書月惡内甚於以邾子益來也

秋邾子來朝張氏諸侯朝當討之人不貶者桓公已舉法從同同也

案邾來朝七稱子以朝者六始於此詳見桓十五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氏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穀梁遂繼事也胡氏楚書爵而人鄭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陳氏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

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矣言遂者非與國代盟主則盟主代與國也事在襄二十三定八年

案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是而再及宋中國又無伯也兵事書遂例見僖四年○案楚莊以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猾夏之師休養以有為也至此而爭伯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氏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注經無宋字蓋闕穀梁善救陳也

胡氏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御貶而

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張氏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弒君之罪不當救故畧之

案經書救陳四此年及宣十二年衛人救陳襄五年晉悼會十一國救陳哀十年吳救陳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作斐左氏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注晉師救陳宋四國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疏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于衷亦然公羊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詞也注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為盾所會穀梁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

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注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曰師師者衆大之詞秦曰夫救災恤患其道宜速而方云會于棐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也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録其會地疏此文雖與會裒同其理則異何者以其列數諸侯而會趙盾則詳其會地亦善可知矣

胡氏 穀梁以為大趙盾之事故曰師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陳氏 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於是黜趙盾以其用諸侯也書會晉師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案此條胡氏於書師主公羊書地主穀梁地而後侵伐三于袤棐林名陵○案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瓦會左注云卿不書不敢公也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杜氏強為異同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任公輔曰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　左氏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胡氏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援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冊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

矣

案公羊以柳為天子之邑不係于周者不與晉伐天子此無據不可取○又案侵書大夫將始此

晉人宋人伐鄭左氏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胡氏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案春秋討宋之文一見於四國之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盾之救不書至是

而四貶馬春秋之法嚴矣

二年春王正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氏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注得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獲華元生也獲齊國書死也穀梁獲者不與之詞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胡氏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

衆將畢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陳氏　戰未有書大夫者於是書華元歸生大夫初主戰也自此戰皆書大夫

張氏　宋以弒君致寇而不服辠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此戰也

案獲例六已見僖十五年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為華元得衆其說亦似有理而胡氏不從○又案此條鄭歸生不書伐而華元書及蓋罪宋

之文胡氏說見下文故張氏主之

秦師伐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胡氏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惜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注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稱人胡氏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

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之卦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陳氏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貶之而自柳棼之役楚皆稱子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皋公作獋　文公子成公繼伯

左氏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士季患之將諫會先入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麑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三爵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闘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

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胡氏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馬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

隱因董狐之書以垂戒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知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馬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春秋非手弑而書弑者五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止楚公子比齊陳乞義各見本條又案晉靈公立於文之六年至是十五年盟會四七年扈十四年新城十五年扈十七年扈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在位六年定王位

周定王元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 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

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扳引也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

穀梁

之口緩詞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牛自傷非備災之道不至也不言免牛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也亡乎人者譏宣公不敬致天變也

胡氏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者公羊曰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

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案杜氏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胡氏所引本此○又案范氏之例三十五皆以為緩辭陸氏不取其實只便辭耳

葬匡王

胡氏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貢 左氏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近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中外之辨禁寇亂之階**陳氏**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左氏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案左氏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

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左氏宋文公即位三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作亂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遂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氏武穆以曹師伐宋不書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穆公作繆左氏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生穆公名之曰蘭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左氏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公羊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及者内為志注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穀梁及者内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胡氏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張氏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案春秋書平六詳見隱六年　又案宣公平莒郯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本也

秦伯稻卒共公也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氏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歸生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乃立襄公堅也

胡氏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据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

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茍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来左氏十年傳曰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若非親弑未必至此疑首謀雖在宋而弑君實歸生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胡氏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案宣公如齊者五始此五年九年十年春夏皆書至

冬楚子伐鄭左氏鄭未服也

案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附録左氏是年楚滅若敖氏殺鬬椒立子文之孫箴尹克黄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疏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勲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

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見止連昏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來逆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與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同文

穀梁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胡氏 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君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郤之使館于外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鑑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弱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左氏 注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公羊 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者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疏正以所聞之世大夫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也 胡氏 内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方仲遂往謀而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内交宫禁外結強隣大惡無所分也而得臣有同使之罪故特不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 反馬也 注叔姬寧固反馬疏未成婦故子叔姬不書

夫氏從 胡氏 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及三月父母辭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

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辭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過高固委其君適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戒也

楚人伐鄭左氏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案此書人者即胡氏所謂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經書人貶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氏 陳即楚故也 公羊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穀梁 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

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注元年救而今更侵之胡氏案傳稱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盾免書侵即荀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邃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案公羊於此條下方序趙盾事與左氏大畧同故不具錄但稱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何又曰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其說稍詳

夏四月。秋八月螽公羊注先是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胡氏傳謂螽為

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煩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之卒至於改助法而税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桼經於宣公之編書螽三哀公之編書螽三

冬十月附録左氏是年夏定王求后于齊冬名桓公逆王后于齊事不關魯不書　左氏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注為十五年晉滅狄

傳左氏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案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氏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胡氏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案來盟書使二鄭語衛良夫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左氏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注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胡氏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鄭

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案大旱二詳見僖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即黄父

左氏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

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胡氏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案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謹於禮以至袁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而黃父之會止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止於齊七年止於晉何以為國哉○又案會不得見者涉隨也盟不得與者平立也○又案陳氏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也以其

不勝貶序之可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左氏 注義同五年書過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左氏 注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公羊 有疾也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喪尚不反況疾乎 穀梁 乃者亡乎人之詞也 注言魯使不得其人也 胡氏 至黄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

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穀梁曰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此與例不合公孫敖以棄命從淫書不至而復公子遂以有疾亦書復罪之如敖也昭公以有疾書有疾乃復遂亦有疾而不書有疾者雖疾亦無復道也公羊例曰乃難詞陸氏例曰乃難於而與胡氏不合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垂齊地

左氏注不言公子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

公羊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穀梁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

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胡氏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稱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者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案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文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稱名正與公子翬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御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為此禘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為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氏　非禮也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

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萬舞去籥惡其聲聞　公羊　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胡氏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案猶為可已之詞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為得禮此以猶繹

為失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案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初獻六羽是也蓋吹籥而秉翟羽也○又案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氏宣公母公穀作熊氏

胡氏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成季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去其姓氏秦人歸禭不稱夫人榮叔含賵名伯會葬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　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胡氏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安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矣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愳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案晉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晉與秦自侵崇啟釁七年而未已晉昏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吕相絶秦皆連兵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蓼　一國也與文五年楚公子燮滅蓼同蓋滅後更復楚今更滅之蓼穀作鄝　左氏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還　胡氏　詩稱荆舒是懲其自相攻滅中

國何與焉然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案吳越見傳始此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氏曰月三十日　公羊注是後楚莊圍宋伐鄭勝晉中國侵奪之應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氏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此据

定公書乃克葬疏所以起孝子情重難有淺深故也

穀梁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詞也足乎日之詞也疏此據定公乃克葬乃急詞不足乎日之詞也

胡氏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以正其事今敬嬴無貶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擯姜婦之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襄仲殺大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敬嬴逆天理拂人心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夫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者乃不能為雨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厚葬古人所戒而墨之治喪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

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案胡氏說本穀梁及徐邈左氏引禮以為冒雨而葬是不思其親故以不克葬為得禮胡不取

城平陽 平陽泰山平陽縣 **左氏** 書時也

案城平陽三傳皆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左氏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穀梁 注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傳例曰如往月危往也

案范氏說得之故泰山孫氏及張氏皆從之而例休獨曰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

濟西田五年再朝近得正也此於常朝猶可若以言宣公之朝齊則大非矣不可取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氏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胡氏

以淺言之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具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案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左氏言易也陳氏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

案公羊以為邾邑不係乎邾諱亟也濰子又曰不係乎邾蓋魯本邑皆無据左氏注以為國者恐是其言易者與内滅書取例不合

八月滕子卒昭公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氏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注不睦齊陳也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胡氏案左氏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

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九月無辛酉日誤晉景公繼伯

案成公立於宣二年至是八年會二七年黑壤九年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也　胡氏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而黑壤之會晉人止公故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魯亦不會也

宋人圍滕　左氏因其喪也　胡氏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

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氏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注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 **胡氏**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業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

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案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為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予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然亦得春秋之微意○又案左八年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代趙盾為政

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穀梁稱國以殺

其大夫殺無罪也

胡氏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肹之後乎故任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宋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肹善矣

案此條穀梁敘事與左氏略同但穀梁以為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左以為二子殺之有少異耳胡氏所引比干洩冶事乃用家語子貢孔子問答大意

春秋會通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安宇樂

春秋會通卷十五

元 李廉 撰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左氏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注元年以賂齊者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也公羊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穀梁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注爾雅婦之黨為婚兄弟胡氏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

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是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誤矣以柔强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弱卑屈事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張氏來者請而得之也讙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為可見矣

案經書齊歸我田邑三此年濟西書歸我定十年鄆讙龜陰書來歸哀八年讙闡直書歸曰來

歸者心悅誠服之詞也歸者順詞也歸我者親愛惠遺之詞也公羊以為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不過許受之如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爾来十年仍不入己見宣有禮還復歸之可以滅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言來以除其過故云不當坐取邑趙子以為迂誕之甚不可取是也趙子又曰此言我濟西田者為濟水長不必是魯田以別他爾亦通其穀梁杜氏不言來之說雖通然施之於讙闡則不合矣故胡氏獨以鄆讙龜陰之書來為序續而與濟西讙闡書法不同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左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

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譏世卿也

穀梁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詞也

胡氏書崔氏以族奔也許翰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公如齊奔喪注非禮也

胡氏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案經書公至自齊九莊二十三春夏二十四僖三十三宣四五九十春夏其朝齊止此昭公之編三至自齊以奔七書非嘉好之事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氏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氏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杜氏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左氏滕人恃晉而不事宋也胡氏前圍滕稱人剌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案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滕遂為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偪於強暴非一日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胡氏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齊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

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注鄭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胡氏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閒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左氏劉康公來報聘注報孟獻子也天王之母弟食采於劉天子大夫稱字公羊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胡氏公羊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

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案王聘七止於此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蓋別有繹邑近在邾都之旁亦因山而名非邾所遷之都也公羊繹作蘱 胡氏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公羊 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民怨之所生 張氏 陰長陽消夷狄乘釁之微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左氏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胡氏** 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悅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鑑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左氏 國武子來報聘 **胡氏** 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泯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巳失守身之本矣

饑　左氏注有水災嘉穀不成　公羊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廩賙振之　張氏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至乏食耳

案經書饑三此年十五年襄二十四年大饑

楚子伐鄭　左氏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氏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書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

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陳地穀作夷陵齊地恐非

左氏 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注傳言晉與楚狎主盟艾獵孫叔敖也

公羊 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為信辭

胡氏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辭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

無父無父無君即綱紀淪于糞土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陳氏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予楚以伯也宋春秋書楚之主盟會者三此年及僖二十七年盟宋昭四年會申也盟宋則書楚人於其上會申則不殊淮夷於其下皆貶諸侯之文獨此盟無貶詞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

左氏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

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
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注
晉侯往會故主狄與會不言及外狄也注
吳于鍾離于柤同文穀梁所以異之於諸夏胡氏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
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
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
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
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傎張氏
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
而伐之事齊故聽命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左氏楚子為
陳夏氏
亂故伐陳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
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

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注稱人討賊辭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公羊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

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 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

胡氏 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所同惡人人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為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莊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

縣鄙也何國之為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陳氏 曷為不書入而後殺予之以討賊之義也書入而後殺是以利陳累莊王也不以利陳累莊王則討賊一事也入一事也入雖君將貶人之於是稱楚子楚強甚矣終莊王一篇雖圍滅無貶詞固進楚也亦憂楚也

案稱人者討賊之詞左氏穀梁傳皆同惟公羊以為貶詞非也○又案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於中國者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誘蔡般也執陳招也執陳招先書滅誘蔡般特書名皆不與以討賊惟楚莊殺徵舒得討賊之義故特書人而與州吁陳佗等同文執慶封亦無貶詞故何氏以為義兵但楚靈之暴非莊王比矣○又案晉侯執曹伯先書入曹楚子殺徵舒後書入陳

見書法之精而已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

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胡氏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托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甯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案春秋書納六子糾捷菑爭國者也頃子北燕伯失國者也世子蒯聵不當世國者也惟此以

大夫而書納穀梁胡氏得之左氏以納亂臣為有禮公羊以為納公黨與皆非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氏 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微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左氏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

瀕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胡氏

案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恶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人倫之為重也

案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彘子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

失伯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
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果遇必敗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
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
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
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
弗欲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晉師必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
北之次于管以待之鄭皇戌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擊之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
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
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訓之以若敖蚡冒篳
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

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詞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大夫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旃夜至楚軍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子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帥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射連尹襄老獲之囚公子穀

臣以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　公羊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

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子重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胡氏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案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案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

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衆畢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案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負皆以中國為主徐邈曰内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陳氏亦以為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蓋雖以中國為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

可通要之此條楚書子則知其非貶矣林父不書救則知其有罪矣不貶者退師之情可恕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附録左氏鄭伯許男如楚 左氏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楚殺子玉文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侯使復其位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戊寅十一月十九日 左氏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公羊疏春秋滅例書月莊王嘗

曰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此王伯之言也今　胡氏反滅人為過深矣是故書曰變常例以深責之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弘矣至是肆其強暴滅巢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遂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不仁亦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楚莊矜其威力以滅蕭告赴諸侯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　左氏晉原縠宋華椒衛孔

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汪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書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胡氏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貫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强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斷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兹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陳氏曷為貶稱人猶曰人自為盟也人自為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

國又無伯也

衆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氏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穀梁疏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可善故傳不釋　胡氏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忒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遷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左氏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左氏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胡氏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案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人以侵宋平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威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螽左氏注為災故書 公羊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左氏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胡氏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此三敗者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纍上也

案越椒雖誅楚莊尚存子文之後先縠滅族晉人不思先軫之功晉之德刑誠不及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左氏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胡氏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係於專殺也孔達棄信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左氏晉侯伐鄭為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

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 胡氏 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辭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氏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動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競必至於師若宋是已始謀不臧至於見伐

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案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書楚人據詞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左氏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曰子家其亡乎

胡氏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聚會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內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於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張氏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宣公事齊而遂父子常親于齊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来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鄄繼見於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不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會乎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左氏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胡氏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陳氏吾大夫始特會楚也

棄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何氏以為善魯為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為見人之厄則矜之故地以宋養遂其善意其說非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左氏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注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賈逵曰人衆詞善其與衆同欲 公羊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爨之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
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王
怒曰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
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王曰諾舍而止雖
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
請歸爾王曰子去我而歸吾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
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
夫也其稱人何貶平者在下也注已二大夫也大者
大其有仁恩也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
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　穀梁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詞也平稱衆
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注謂
歸父在宋　胡氏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
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
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
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

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寢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陳氏平

不書必闕於天下之故然後書有與楚平者於陳不書文九年於鄭不書宣十年至宋始書之宋嘗及楚平矣傳二十四年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案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此條之說陳氏為長宋楚稱人疑穀梁及賈逵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此平不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觧宋楚實未嘗有盟誓也恐當時未必能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左氏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伯宗曰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注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胡氏其稱日謹之也

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亦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不仁甚矣又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酆舒者罪之在也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秦人伐晉

案此條諸傳皆無左氏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傳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疑此文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為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

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注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即王子捷也疏非君殺臣故不言其大夫 公羊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也據宣十年王季子為王母弟 穀梁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大夫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氏 王臣

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係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胡氏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處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心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魁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胡氏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

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衆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而胡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于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 左氏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 公羊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穀梁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

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非責也吏田畯也悉謂盡其力也　胡氏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斂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財之入而不恤但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

貪敝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案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為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左氏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為十而取二此說似太過徐邈注穀梁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楊士勛亦從之然於去公田之解亦牽強而朱子集注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葢未詳孰是但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且從胡氏○又案經書初二獻羽也稅畝也○又案趙子賦稅例三此年稅畝成元作丘甲哀十二用田賦也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立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

華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華而興亡兆矣

冬蝝生左氏蝝生饑幸之也注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公羊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蝝即螺也始生曰蝝大曰螺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而僥倖之變螺言蝝以不為災書起其事

穀梁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注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者蝝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

胡氏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案此條三傳皆以為不為災左氏既有不為災不書之例杜氏於此乃以為喜而書之此已強通何氏又以為宣公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故君子喜而幸之此亦無据竊詳左氏公羊所謂幸之者得非春秋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而注者直以為宣公能變則失之矣穀梁說雖鑿亦好

饑

左氏注風雨不和五穀不豐

胡氏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氏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胡氏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稱人也

附録左氏晉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火作災穀亦作災左氏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服虔曰宣揚威武之處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

何宣宫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　穀梁　爾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周災不志其曰宣榭何也
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胡氏　榭成周天子之東都宣王之廟也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邢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内史策命邢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　張氏　廟無室曰榭杜氏以為講武屋宣王見戒乎
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蓋古者祖有功故百世不毁也
案楚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故知榭是講武屋也杜氏知榭為講武處而昧於

宣字之義公穀知宣榭為宣王廟而不辨其為講武之所若但以為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之説且兼用三傳之所長為得之公穀又以為宣王中興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周之不復興也未知何据恐傳聞之謬公羊新周之説蓋以為春秋王魯故惟於周宋書災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其一家之義不可從

秋郯伯姬來歸左氏出也胡氏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正人倫之本也

案內女被出來歸三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啖子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

冬大有年穀梁五穀大熟為大有年胡氏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張氏宣公奪適而立王誅之不加而天災之屢見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證常多故曰記異也

案有年二詳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胡氏曰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畧在內

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於君親次則忽其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赴告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而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案穀梁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而十年己巳在丙辰之下此年己未在癸卯之下故范氏以為推尋義例當在閏月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故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書此說無据恐當以徐邈之言為正詳見隱三年左注以為不書

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　左氏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三子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請老名

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郤獻子為政注豸解也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氏 書同盟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陳氏 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案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徵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郤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說

亦不為無據其胡氏所疑或說臨江劉氏之言也詳見莊十六年○又案此盟獨魯衛曹者即穀梁所謂魯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也故鞌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時耳

秋公至自會

案魯自黑壤止公之後不事晉者十年至是始背齊而事晉則行父之憤也故宣公之編黑壤書至會斷道書至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左氏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公羊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

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穀梁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凡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注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

胡氏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凡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叔肸為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

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陳氏 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大夫不卒而卒叔肸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凡弟也一篇之間譏稱宋公之弟辰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地陳公子招一人也譏稱陳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不弟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不友稱弟傳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肸稱弟惡宣公也公穀左氏母弟稱弟例不取

張氏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肸無祿而卒也

宗三傳母弟之說杜氏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所以隆友于之恩然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雖相殺害然後据例以示義此論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又宗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鱄侫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止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肸書字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

字所以異於其餘之稱弟者也○案陳氏說亦好但以公子地為無譏此語直礙○又案穀梁曰叔肸不去取貴於春秋𬙊之去合乎春秋者楊士勛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𬙊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己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凡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禄者又是孔懷之親不可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𬙊直稱名者叔肸内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𬙊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𬙊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嘉故直書名而已此說是也○又案肸子後為叔氏公孫嬰齊叔弓叔鞅叔輒叔還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氏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氏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鞍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鑑矣

公伐杞陳氏　自是內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案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鄫穀作繒　左氏　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穀梁　戕猶殘殺也注地于鄫惡其臣子不能距難　胡氏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

于鄫者刜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仇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左氏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羊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注書卒者因其有賢行 穀梁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胡氏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案楚莊立於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自宣公十年以後春秋多予楚之辭

公孫歸父如晉左氏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强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案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左

氏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 還者何善詞也

穀梁 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遂繼事也

胡氏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厎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忽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

遺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

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桼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畧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通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李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媚齊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則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春秋會通卷十五

春秋會通卷十六

元 李廉 撰

成公名黑肱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在位十八年左氏疏魯世家云成公宣公之子穆姜所生宣公薨成公立

周定王十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左氏注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公羊注尚書曰豫恒燠若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穀梁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詞也胡氏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案洪範傳曰豫常燠若

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沍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愼於微之意也每愼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案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冰則書今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穀梁曰加之寒之詞也范注曰此月既是常寒之月又如加甚常年過此無則終無復冰矣二説皆是

三月作丘甲左氏為蔡難故作丘甲注周禮小司徒及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疏暫為之非終用故不書初公羊何譏譏爾譏始丘使也注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謂不辨能否以丘責甲故譏之矣穀梁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胡氏作丘甲益兵也古者四丘為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蔡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

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於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案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太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且信如杜說則亦當曰作丘乘不當曰作丘甲矣故胡氏

不取○案范例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三新作南門新延廄新作雉門也然延廄不書作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

左氏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胡氏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具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

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知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並作貿左氏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必敗不聽敗績于徐吾氏穀梁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注尊謂王親謂魯胡氏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矣其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案此條左氏得之公穀以為王師討晋而晋敗之於貿戎之地其説無据不可取

冬十月附録穀梁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晋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説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穀梁釋經無横發傳者疑䏶季孫行父如齊六字䟽郤克眇左氏作跛未知孰是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左氏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胡氏雖𦵏世而聘會不絶也及與晋侯盟於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牽

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絶而罪自見矣

案此齊之弱魯第四役也自齊懿公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年於是再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丙戌五月一日新築衛地

左氏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孫桓子還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胡

氏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齊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故齊師雖侵虐而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陳氏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其君以反是故雖孔達不言帥師必若良夫而後言帥師張氏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衆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皋良夫而以為新築之戰主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續首公作手

左氏晉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

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遂自徐關入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注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為卿也故書

公羊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注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悉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也

穀梁 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胡氏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

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又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君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竟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内録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案春秋列書將佐始此自此以後昭十年伐莒書三卿哀二年伐邾書三卿成六年侵宋書二卿定八年侵衛書二卿陳氏曰書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卿

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鞌與袁婁並齊地不知遠近穀梁餘地五百里甚言之耳袁穀作爰

左氏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

欲馬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公羊

國佐拊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

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爰婁而與之盟注逮及也追及國佐於爰婁也

穀梁 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胡氏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經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於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

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爰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攀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聽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拼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乎爰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齊國治臨淄去雒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案此條三傳說略同公羊序事與穀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為臧孫許及郤克斮丑父等小不合

又左氏作蕭同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為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為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隨母在齊其說無据○又案陳氏曰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子國佐言使而進盟之於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餘見僖四年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左氏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遬左氏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

取汶陽田漢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今兖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左氏注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公羊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胡氏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特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案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鞌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

然後有鄆讙龜陰之歸鄆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

左氏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命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大户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疏屈完特稱名氏非正例椒與宜申不稱名氏非大夫例今稱公子是貴於同大夫之文 胡氏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

師于蜀致賂納質没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僭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陳氏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是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傒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言公以是為齊晉之諱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盂公後諸侯至於楚之會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

楚大夫皆無氏族也
而書公子嬰齊始

案公特會外大夫止
此一事陳氏得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左氏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楚師及宋公衛逃歸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注齊在鄭下非卿匱之也傳例曰卿不書匱盟也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等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公羊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

馬爾

穀梁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地盟

胡氏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排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諸國皆御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隣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者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陳氏蜀為

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盟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

案楚專生中國之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强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强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穀梁以為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伉後書楚人者嬰齊能

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亂之誤矣○又案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没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案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

附録左氏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亦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巫臣聘諸鄭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以夏姬奔晉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為巫臣教吳通晉張本）

左氏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凡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

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輩伯實來夫齊甥舅之國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餘見莊三十一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胡氏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礽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竟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案此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左氏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疏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也公羊宣宮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三日哭禮也何以書紀災也穀梁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胡氏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緱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過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

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案此條諸傳皆以為得禮惟胡氏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胡氏案左氏始厚葬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文公之卒國家安靖曷為越禮逾時速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宋公在殯而離次出竟從金革之事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

夏公如晉左氏拜汶陽之田張氏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晉偃然受之後日韓穿之來言亦足以見私情之納侮也

案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十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

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氏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陳氏鄭初書大夫將也張氏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辠所以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胡氏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棘者汶陽

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言叛者為內諱 胡氏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賦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案春秋内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三圍費二十六圍成定六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圍成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作將穀作牆 左氏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

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注荀庚尋赤棘良夫尋宣七年之盟

公羊　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惡二國既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疏春秋之義舉重略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

穀梁　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而欲之也

胡氏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係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説

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矣

案聘而遂盟之始於此此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郤犨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日一則以别於微者一則以别於前定也穀梁疏曰前定之盟不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此所以與來盟稱使之書法不同也若公羊注意以為二子聘盟兩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鄭伐許左氏注不書將帥告詞略疏賈逵曰不稱將帥夷狄之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故刺其無知也杜氏不從者以鄭比年三伐許前後並無貶不應偏刺此事也公羊注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兵革數起夷狄比周故夷狄之穀梁注鄭從楚伐衛之喪又叛諸侯

之盟故狄之踈不於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鄭既伐喪背盟一年之中再加兵於許故於此夷狄之

胡氏稱國以伐外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再伐許甚矣夫所利在晉則從晉人所利在楚則從楚人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知利而不知義者則外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褒貶義安在也

陳氏鄭狄也其外之何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即于楚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外秦而後外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案經中國而狄之者三文十年狄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年狄晉

附録左氏是年晉作六軍齊侯朝于晉

案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通嗣君也注宋共公初即位

案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左氏歸叔姬故也注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左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

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左氏 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魯西邑東郡廩丘有鄆城公作運 左氏 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疏魯有二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即此

鄭伯伐許左氏 冬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也 公羊 注未逾年君稱伯者

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 胡氏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復稱爵何也喪未逾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案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矣然據左氏所記則郲戰之役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許與鄭皆南向事楚者鄭方從楚何得如此晉楚之殺不書於經事未可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胡氏

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張氏嫁不書蓋嫁時杞伯

未為君也嫁而得罪夫家書曰來歸雖諸侯之尊當誚不教而受之也

仲孫蔑如宋左氏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羊作秀穀齊地左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

宣伯餫諸穀注運糧餽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左氏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謀之絳人曰山有朽壊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

公羊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自是後六十年間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溴梁之盟徧剌天下大夫穀梁也不言晉望

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慎曰山者陽位君象也象君權壞胡氏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言其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書而不係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

秋大水張氏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宣三年即位在位二十一年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左氏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公羊注約備

胡氏案左氏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强楚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案此條胡氏主泰山孫氏○又案鄭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楚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宫左氏季文子以搴之功立武宫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注魯人自搴之功至今

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疏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杜氏不從

公羊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注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胡氏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大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案春秋書此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三傳同以為非禮而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漢儒習見魯國之舊制而不

知其借耳臨江劉氏曰久矣夫其以借為典也○又案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典禮之壞至於如此

附録 何氏廟制 公羊 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疏禮天子五廟者據正禮通諸上代而言之祭法云王立七廟者據周制言耳祭法適士二廟天子元士及諸侯卿大夫也官師一廟諸侯中士也一廟者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

取郭 郭附庸國 左氏 言易也 穀梁 郭國也疏變滅言取明魯取之易又惡郭不備也 胡

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案郭為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為邾邑不係之邾諱亟也者非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此年取郭襄十三取邿昭四年取鄫皆諱詞也胡氏曰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氏晉伯宗夏陽說衛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左氏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案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也左氏春鄭伯如晉拜成授王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氏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胡氏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於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

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案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黒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䟽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氏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而伐者之罪著矣陳氏

楚衍書大夫將也

案嬰齊伐鄭二此年及七年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氏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晉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左氏　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還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案左氏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左氏疏釋獸李巡曰鼱鼩鼠一名鼷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公羊疏鼷

鼠鼠中之微者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

穀梁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注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

胡氏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則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案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鼷鼠食三此年定十五年哀元年趙子曰上元二年避兵會稽時有

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吳伐郯 吳在吳郡今平江府郯已姓國少吳之後漢屬東海郡今屬下邳 **左氏** 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公羊** 注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敌因始見以漸進蹴楚始見書州名今吳當以揚州言之不以州稱以漸進者也 **胡氏**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敌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案吳自大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郯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柤會向會鄖會橐皋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以聘至柏舉書子巳同於中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詞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附錄左氏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朝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宣公○不郊猶三望左氏注書不郊間有事 穀梁注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又云不郊也 胡氏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

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皆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趻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濵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左氏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胡氏以楚人軍旅數起頻言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者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

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至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案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時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惜乎蟲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州來淮南下蔡縣今屬壽州　左氏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

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張氏 借王丙病中國亦晉有以啟之矣

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

冬大雩穀梁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注戚林父邑林父奔晉戚隨屬晉晉反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氏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來言者何內詞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

使我歸之寧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穀梁 于齊緩詞也不使盡我也疏釋此與歸之于京師同皆緩詞也以緩詞言之者諱不使制命於我也

胡氏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强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案此條左氏穀梁胡氏皆貶晉惟公羊何氏以為善晉之義齊者失之張氏曰前此取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為杞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

以義伯主之常事也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見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辠咸見矣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衞侯歸之京師同義

晉欒書帥師侵蔡左氏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六年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張氏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小國受敗春秋所矜也

公孫嬰齊如莒左氏聲伯如莒逆也注因聘而逆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聘共姬也注穆姜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氏 禮也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羊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賢所以殊於衆女隱三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 胡氏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昏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氏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

反其田焉胡氏案左氏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附錄史記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疾韓厥乃請立武與左氏不合未詳孰是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皆作錫左氏召桓公來賜公命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公羊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注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已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胡氏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

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案此條公穀趙氏皆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毛伯錫命同惟臨江劉氏曰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衮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其說似與諸家不合姑存於此○又案左公穀皆作天子諸家亦從之然三家雖經文作

天子而義亦與天王同何休曰仁義合者稱王又王者取天下歸往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天子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楊士勛曰衆人卑故稱母子貴者取貴稱故稱天子入春秋以來唯取仁義之稱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更見一稱也是天王與天子無異義矣若何休又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令成公幼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為之張義而言天子賈逵又以為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皆迂謬不可從啖子又以子字為誤未詳是否魯不朝而王賜之非正也而杜氏以八年乃來為緩其失甚矣○又案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

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左氏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胡氏案左氏伐郯以其事吳故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案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諸侯與魯公乞師之舉無異矣

衛人來媵左氏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胡氏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

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氏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公榖皆以為詳伯姬而録之未知是否

胡氏杞叔姬一女子而四書于策何也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夷考杞叔姬之行雖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卒之卒而復逆其喪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聖人詳録始卒欲為後鑑使得有終而無弊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蒲衛地

左氏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胡氏 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假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案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牢

鄭服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而救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鄭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左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胡氏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致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

致女使卿將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廢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

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案此條穀梁以為不言戰以鄭伯也注言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為親者諱疾經無此意

附録穀梁諱例穀梁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冬十有一月葬許頃公〇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庚申月十八日鄆公作運莒別邑

左氏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

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設備罪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胡氏

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弗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敵經於莒潰特書曰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陳氏

此嬰齊也向也於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春秋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莊王之篇圍滅無貶詞莊王卒春秋志楚强而已矣是故於柏舉戰稱人

奔稱囊瓦

案范氏例潰有四而穀梁之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昭二十九年鄆潰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文三年沈潰同此例矣此莒潰則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惡之故謹而日之注者以為莒大夫帥衆叛君而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此說雖若無据然或有所傳不可盡廢

秦人白狄伐晉左氏諸侯貳故也胡氏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攻比事以觀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左氏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在外而興師以歸君張氏君復怨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左氏書時也注長歷推此年閏十二月傳下有十二月知此城在閏十一月水昏正之時穀梁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胡氏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東南

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仁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具為假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無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釆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案經書城中城
二又見定六年

附録左氏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召而弔之問其族曰泠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使歸求成冬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春秋會通卷十六